

1979 年再版序

这本书的标题有点儿误导。用传统但仍流行的含义理解“末世论”的读者，可能会期待更多专门的研究，聚焦在与基督再来相关的“末后之事”上。然而，魏司坚所做的事情更多。他的基本立论是，要阐述保罗的末世论，也就是要把他的整套神学讲明出来，而不只是谈论他关于基督再来的教导。

本世纪在圣经研究领域的诸多发展，少有像在末世论方面那样具有影响深远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约作者扩展了对末世论的理解。以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为高潮的基督降临，发生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加 4:4；弗 1:10），也是在“这末后的日子”（来 1:2，新译本），同时是在“这世代的终结”（来 9:26，新译本），这具有完全末世性的意义。对藉着信心与在受苦和升高中的基督相联合的人来说，不仅他们的将来，而且他们现今的经验，本质上都是末世性的（加 2:20；弗 2:5-6；西 3:1）；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末世性的生活。

在提醒人们关注这个新约教导的基本层面——即可称之为末世性、救赎历史性的面向，魏司坚可谓先驱者。他简洁而深刻的作品《国度与教会》（*The Kingdom and the Church*, 1903），指出了基督所宣告之国度的末世性质，即在他的位格和工作中，这国度不仅是将来的，而且是现在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保罗末世论》与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的《使徒保罗的神秘主义》（*The Mysticism of Paul the Apostle*）德文原版，问世于同一年

(1930)。但后者的知名度要大得多，而且在使人广泛意识到保罗教导的全然末世特征上，常被认为起到了领头作用。然而，魏司坚的处理却更为平衡，也更忠于保罗，他忠实地抓住了保罗教导中占掌控地位的末世论主题，却没有落入史怀哲所谓的保罗的神秘主义观念中。现在一般都承认史怀哲的观念是过度解经。此外，魏司坚的处理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与保罗对自己和他作为使徒与启示器皿的权威认识，是完全协调的。事实上，《保罗末世论》详述了作者差不多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形成的看法，发表在一篇常被忽略，却是大师级的论文中，即《保罗圣灵观的末世性层面》(“The Eschatological Aspect of the Pauline Conception of the Spirit,” in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2, pp. 209-59)。

魏司坚(Geerhardus Vos, 1862-1949)生于荷兰，1881年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他先后在大激流(Grand Rapids)、普林斯顿和欧洲研读神学，并于1888年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完成了博士学位，随后在今天的加尔文神学院(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前身从事了几年教学。1893年，他接受了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Seminary)新设立的圣经神学教席，并一直在那里教书，直到1932年退休。他在那里从事了新约和旧约两方面的圣经神学研究。这些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大部分都是划时代的，只是在近年来才开始获得与之相称的影响力。

《保罗末世论》对保罗的神学架构具有开创性的洞见，是一本经典之作。感谢长老会改革宗出版社(P&R Publishing)的努力，使它能再次与读者见面。

小理查德·伽芬

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前 言

基督教信仰在不同时期，对圣经末世论的看法非常不同。人们最初看重圣经末世论的原因，是它早期在护教中的作用。因为护教学和末世论这两者从实践的角度说，大体上是一样的。对这个新兴信仰合法性的辩护，在于证明弥赛亚已经来临了，弥赛亚就是实现上帝对世界之心意的伟大代理和成就者。无论谁相信这个宣称，都发现自己进入了末世运动的中心，而这正是先知们一直所预言的。是的，这种护教学功用，并非在每个方面都能促进符合圣经的末世论发扬光大。旧约是人们寻找辩护武器的主要军械库。无论维吉尔（Virgil）《第四首牧歌》最终预言的是什么¹，它都无法取代旧约。但说到旧约，谁又能否认，那时人们为寻找预言和现实的对应关系，对个别细节的扭曲程度，有时超过了文本本身所能承受的。

但历世历代以来，在教会生活中，末世盼望仍然牢牢地存留在她的思想里。末世盼望是毫无争议、广为接受的信念。也许对这种信念的维系，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流于形式。但对末后之事的期待和异象，还是有其特别之处，所以无论何时当逼迫的风暴刮起，艰难的痛苦迫近时，它们就深入信徒的良心，成为他们的明光，让他们重整旗鼓。虽然中世纪罗马教会看上去是如此牢固，不可撼动，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并且，它看起来似乎还清楚地体现了上帝终极之城的真正形象，所以人会想，在它里面几乎没有什么

1 在此诗歌中谈到一位人类救主的诞生，最后会成为神，并统管世界。很多早期基督徒都把这解释为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但现代学者多不作此解读。——译注

土壤能培养出超越世界的信念。然而，这种表象具有欺骗性。在那个教会中所产生的最优美诗歌，在这么多年后仍然带着超凡脱尘的馨香。这就证明，这些诗歌的作者心中流淌着多么丰富的虔诚血脉，而这虔诚只可能来自乐园的活水。它的山峦依然耸立，其鸟儿在茂树上的欢歌，仍然给上帝的圣徒带来快乐。

在宗教改革时期，如何在上帝面前获得义的问题，充斥人们的心灵和头脑。虽然这暂时迫使末世论的盼望退居后台，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说，称义的信心和末世性框架这两条线索，仍然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也不是矛盾的。保罗知道这是必然的，而且也许比宗教改革最伟大的英雄人物更知道这一点，甚至连路德和加尔文也不例外。虽然改教家绝非没有听过末世论音乐的旋律，但他们的音乐更像是诗篇里面在风暴和压力中的战歌。然而他们从保罗所得到的，更胜于先知或诗篇的作者所给予的。保罗是第一个用他大师级的头脑，把散见于整本圣经中的零散末世论信念提炼出来的人，然后再把它们编织成一套紧凑、完整的系统，其协调性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用人的常话说，它任何珍贵的色彩永不会消褪。是保罗让每一个盼望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将它们组合成具有对称形状的结晶。这绝非他得到的最小恩赐，也实在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很正当地被称为基督教末世论之父。

随着唯理主义（Rationalism）的兴起，末世论注定会遇到相当大的麻烦。末世论的突出特征是其历史性，而唯理主义从其摇篮时期开始，就缺乏历史感。它厌弃传统；它带着傲慢的自满无视过去，也几乎不看未来。此外，唯理主义还喜欢内在的东西，沉迷其中。对它来说，一切宗教的本质和价值，就在于纯粹主观的伦理宗教经验。那么，在末世论的发展过程中，因其本身的特质，推动力必然来自外部（*ab extra*）。我们无法想象有任何自然的力量能够产生它们。而在这种唯理主义的圈子里，对末世论唯一还剩下的兴趣，就只能来自对“历史化”的好奇心。所以它不再能够点燃敬虔。然而，即使在这种现代主义的倒退中，主仍然

保有并且继续兴起他的善来。在古老的牧场上受到了标榜否定的风暴驱赶，不少敬虔者为了试图逃离这寒风凛冽的世界，就躲进对将来世界的期待中。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躲开许多扭曲的思想和病态的情感，这使今天的末世性宣传变得不再可爱。但我们一定也要记得，不可忽略在其中仍残留着金子般的虔诚，无论那是多么微小的一粒。

与此同时，让我们学习如何坦然面对这样一种典型的时代氛围：在通往现代不信的道路上，末世论已经成为饱受攻击的大山。在它里面我们所称作“弥赛亚身份”的那个部分，在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是这磐石上备受攻击的一点。这两方面受人攻击的地方是出于同一个根源。两者都不会得到现代宗教思想的容忍，其结局也必然相同。与他的末世论割裂的保罗，不再适合作使徒；把其弥赛亚身份剥离的耶稣，也不能作我们的救主。当我们看到教会所引以为荣的全部宝藏，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全部滋养，在我们眼前被同一场火焰焚毁的时候，为小事（虽然有些事情就其本身而言，还是相当重要的）争吵还有什么益处呢？要宣称与历史上的基督教具有连贯性，而且有权继续持守“基督徒”的名号，这显然就是一条检验的底线了。

魏司坚

1930年1月21日

普林斯顿

第一章

保罗末世论的架构

旧约的用词研究

末世论是关乎“末后之事的教义”。它处理的教导或信念是，从宗教的角度看，世界正走向一个确定的终极目标，而达到此目标之后，将有新的万物秩序建立起来；这通常进一步意味着，这种新的万物秩序不会再有进一步变化，已经带上了永恒状态的稳定特征。“末世论”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这让我们首先从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去寻找其语言学上的起源。据此我们可以找到两个词：eschatai hēmerai (ἐσχάται ἡμέραι，出现于创 49:1；赛 2:2；耶 37:24；¹ 结 38:16；何 3:5；弥 4:1；但 10:14) 和 eschaton tōn hēmerōn (ἐσχάτον τῶν ἡμερῶν，出现于民 24:14；申 4:30；31:29；耶 23:20；25:18)。²

翻译成这些希腊词的希伯来原文用词是 *acherith hajjamim*

1 在希伯来圣经的编排中，这段经文出现在耶利米书 30 章 24 节。

2 希伯来圣经的最后两段经文，即耶利米书 49 章 39 节，48 章 47 节，在七十士希腊文译本中没有对应的翻译。

(אחרית הימים)。³ 从词源学和概念两方面确定 acherith (אחרית) 一词的准确含义非常重要。Acherith 的词根是 achar，而这个词根的意思是“终极”。Acherith 既可以用在时间上，也可以用在空间上，都是指“最终极的部分”。用在空间上的例子是诗篇 139 篇 9 节：“海极”。用在时间上就是我们现在要梳理的含义，其基本意思是“最遥远的年日”。不过，相应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纯粹是一种时序性 (chronological) 的指称，还是包含有类似“结局”、“一个持续过程的后果”的意思。在通常非技术性的用法中，该词的确有这种含义：约伯记 8 章 7 节对照了兴旺发达的微小开始与其丰富的后果；前者是 reshith (起初)，后者是 acherith。类似的用法也出现在约伯记 42 章 12 节中。箴言 5 章 4 节和 11 节谈到，人与“外女”的关系导致悲惨结局，而这悲惨的 acherith 是整套行为不可避免的后果。同样，箴言也说，酒“虽然下咽舒畅，”但“终久 (acherith) 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 (箴 23:31-32)。所期待的“善报”是“至终”的 (箴 23:18; 24:14)。所以我们无法先验地根据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就否定它在技术性的末世论层面上，也有类似的基本涵义。最根本的问题是，在末世论的经文中，是否也可以找到这种关键性转化的要素。

“雅各的祝福” (创 49) 在关于犹太的预言中 (创 49:10)，为这种看法提供了线索。“细罗”，也就是“拥有犹太的圭和杖的那一位”，在这里看起来是“犹太在各支派中居首”这件事的终极体现，也基本上就是它的永恒实现者。换句话说，后来被称作弥赛亚的那一位，其成全万有的作为，并非只是从时间意义上说的。若把这段预言和以西结对它的引用并列在一起看，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系列倾覆的行为，直到“那应得的

3 除了 acherith hajjamim 这个组合，我们还发现有 acherith hazza'am (终极愤怒) 和 acherith hashshanim (终极年日) 的组合，前者出现于但以理书 8 章 19 节，后者出现于以西结书 38 章 8 节。

人”到来，然后耶和華才会把最终的政权交给他（结 21:32）。⁴ 在创世记和以西结的复述中，向一个确定目标发展的观念，都由“直等到”这个词标志出来。可以肯定的是，acherith 出现在创世记 49 章 1 节的预言一开始，所以更广泛地涵盖对各支派所说的预言，然而它的实际含义唯有在犹大的命运中，才得到完整体现。⁵

在民数记 24 章 14 节，我们遇到了同样的现象；巴兰对巴勒说：“我告诉你这民日后（acherith hajjamin）要怎样待你的民。”说完了这句话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的异象，这异象的实现却在遥远的未来（“不在现时”，也“不在近日”）。谈到这个结局是很突然的；没有提到中间事情或预备阶段。不过，在最后一段诗歌（*mashal*）中（20-24 节），我们却看到有一系列倾覆临到后续的列国，而就此而言，这里暗示这些倾覆彼此间有历史因果的联系。谈及一个强权兴起取代另一个，这让我们强烈想起但以理书中所预言的政治发展，不过不同之点在于，但以理把上帝的国放在世俗诸国的兴起和统治之后，以之为整个发展到达终点的结局；但对巴兰来说，弥赛亚的高潮在前面的诗歌中自成一体，放在了 20-24 节所描述的中间发展之前。acherith 曾在巴兰的第一次诗歌中（23:10）含义模糊地简单出现了一次，但这一次不应该被忽略；它在这里看起来是用在个人身上的，与“死亡”同义：“我愿如义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义人之终（acherith）而终。”

在申命记 4 章 30 节中，acherith hajjamin 表明了以色列在前述描绘的各种灾难临到之后，归向耶和華的时间；而灾祸之一就是被掳，所以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该词的用法实在是末世性的。但另一方面，在 31 章 29 节中，它标志出灾难时期本身；这些灾难被摩西放在以色列人败坏过程的结束，而这个过程是从摩西去世开始

4 在英文圣经中是 27 节。（中文圣经同。——译注）

5 创世记 49 章 1 节：“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acherith）必遇的事告诉你们。”

的。申命记的这种用法，预示了某些先知的表达方式。这里没有提到被掳归回，所以只触及末世性结局的消极一面。

以赛亚书 2 章 2-4 节和弥迦书 4 章 1-3 节的预言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弥迦在 4 节加上了对新天新地的伊甸园式描绘。在两段经文中，该词所指的都是万物的最后结局。以赛亚并没有把“末后的日子”（acherith）中的事件与之前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预言出现得非常突然。不过在弥迦书中，因为它与第 3 章特别阴暗的结尾联系在一起，所以看起来有对照的意思，即与以色列将来状态的长阔深高作对照；英文圣经（钦定本〔AV〕，修订本〔RV〕，美国修订本〔ARV〕）的译者就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把连接词 waw 翻译为“但是”。⁶

在耶利米书的两处经文中（耶 23:20；37:24，对应于希伯来文和英文圣经的 30 章 24 节），人们把“末后的日子”（acherith，处于被掳之中或之后）与关于神圣审判的新含义联系起来。另两处经文（25:18；出现在希伯来文和英文圣经的 49 章 39 节和 48 章 47 节，但未出现在希腊文译本中）也提及在以拦和摩押之后的归回。除此之外，还可以补上希伯来文和英文圣经中 31 章 17 节⁷的有趣说法，其基本意思是说，百姓的 acherith 还是有“指望”的，所以这个词和蒙爱的状态联系了起来；这意味着关于审判的“新认识”，也就是上面所提关于 acherith 的预言，可能是要带出同样幸运的含义。

以西结书 38 章 16 节说，歌革对上帝百姓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击，就发生在“末后的日子”（acherith）；当这场攻击发生的时候，以色列的安全状态已经确立了（14 节）。⁸何西阿书 3 章 5 节

6 waw 也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经文中；所以要确定它的意思的确是“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是以赛亚从弥迦承袭了这则预言，或者英文翻译中的转折含义也同样出现在位于以赛亚书和弥迦书后面的第三份假想文本源头中。

7 七十士译本的 38 章 16 节和上面所引用的希伯来文对应，但文字内容非常不同，而且 acherith 一词并未出现。

8 参弥迦书 4 章 1 节，11 节，那里描述了“末后的日子”（acherith）为有福状态之后，才提到“许多国”的攻击。不过，这里的顺序并不需要遵循严格的时间先后，因为 11 节说“现在”。

把“末后的日子”(acherith)定在被掳之后,那时以色列民将会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和大卫他们的君王,并存着敬畏来到耶和华面前,寻求他的良善。最后,根据但以理书10章14节,解释者上前来让先知明白,百姓“日后”(acherith,波斯王朝之后)必遭遇的事。

上述概览涵盖了旧约希腊文译本中,全部出现该词的地方。由此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简述如下:首先,该词完全属于末世论的范畴。它并非指某种不确定的后续时间点、时期或情况。它里面绝不缺乏时代终结性的观念。不过,这不应该与时间终止(chronological fixity)的观念混为一谈。旧约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使这种acherith变成动态的复合体,随着先知的异象所及向前推进。我们在这里无法处理这种现象背后的启示哲学原则,而只需指出,它是解经归纳所总结出来的事实。⁹

其次,这个概念和末世论的集体层面联系在一起:它处理的是百姓的命运和结局,并非个人的福祉和未来。¹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旧约如人们有时所宣称的那样,完全缺乏个人性的末世论;这只能意味着,无论这种教义的进路或教导是什么,它都不是通过acherith这种观念表达出来的。

第三,这个概念的外延很有伸缩性,并不比其内涵更缺乏灵活。如上文所表明的,在先知异象所及最遥远的可见层面上,它涵盖了令人喜悦和不悦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在时间上的先后,并没有明确标志。如果考虑到旧约先知对将来的整个态度,这可能是意料之中的。他们提到落在acherith范围的,有时是具体的时间

9 参 Delitzsch, *Commentar über die Genesis*, 4 1872, pp. 498–501.

10 一个可能的例外是民数记23章10节。巴兰在这里说到“义人之死”(和他的acherith平行),视之为可敬虔盼望的某种状态。这可能指的是以色列,如上下文所暗示的那样吗?把“义人”当作以色列的名字,并没有什么显得奇怪的地方;在申命记32章15节,33章5节,26节,以赛亚书44章2节中,“耶书仑”都是上帝百姓的名字。至于以色列之死的观念,可以比较何西阿书13章13节,不过那里的表述很灰暗。即使作个人性的解读,巴兰的话也是末世性的;祝福是针对死后的将来而宣告的(所以有“义人”云云),并非针对遗留下来的东西(孩子或财产)。如果作个人性的解读,那么这段经文就是一个早期范例,表达了居间之境(the state after death)的末世论观念;创世记5章24节是唯一另一处可与之类比的地方。

保罗末世论

古道译丛·圣经神学

作者：魏司坚

译者：赵刚

出版：经典传承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观塘巧明街 111 号富利广场 2103 室

电邮：CCPHservice@hotmail.com

发行：基道出版社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26 富腾工业中心 1011 室

电话：(852)2687 0331

Website: <http://www.logos.com.hk>

承印：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字数：253 千字

版次：二〇二一年三月 初版（简体）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The Pauline Eschatology

Author: Geerhardus Vos

Translator: Zhao, Gang

Published by: Christian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Rm 2103, Futura Plaza, 111 How Ming St, Kwun Tong,
Hong Kong
E-Mail: CCPHservice@hotmail.com

Copyright ©2020 Christian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1 st edition, March 2021

ISBN: 978-988-75334-2-9 (simplified scripts)

All Rights Reserved.

保罗 末世论



在通往现代不信的道路上，末世论已经成为饱受攻击的大山。在它里面我们所称作“弥赛亚身份”的那个部分，在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是这磐石上备受攻击的一点。这两方面受人攻击的地方是出于同一个根源。两者都不会得到现代宗教思想的容忍，其结局也必然相同。与他的末世论割裂的保罗，不再适合作使徒；把其弥赛亚身份剥离的耶稣，也不能作我们的救主。当我们看到教会所引以为荣的全部宝藏，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全部滋养，在我们眼前被同一场火焰焚毁的时候，为小事争吵还有什么益处呢？要宣称与历史上的基督教具有连贯性，而且有权继续持守“基督徒”的名号，这显然就是检验的底线了。

——魏司坚

ISBN 978-988-75334-2-9



9 789887 533429

Published in Hong Kong
HK \$148.00

©2020 by Christian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